

上海老男人的层峦叠嶂



石磊 著

看上海人 听上海事
品上海物

《上海吃客》
石磊 著 学林出版社

黄梅淋雨，茉莉成灰。

庚子年，天公不开心，雷霆震怒，落重手，收拾众生。

顶风冒雨，奔到岳阳路中国画院，瞻仰一堂难得一见的画展，甫进门，已听到春彦立在展堂内，天公一样，哇啦哇啦发脾气骂山门。身边围满资深群众，默默垂首，听骂听得有滋有味。春彦来了兴致，亢昂如帕瓦罗蒂，足足半个钟头，骂得抑扬顿挫山河黯淡。伊骂的，不是人，是画坛。

画展是谢之光、林风眠、关良三位老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，主题称“海上风标”，三位上海老男人，三座峰。林关二先生的作品，常有常见，还罢了，谢之光先生的画，很难得，这样大面积地看见。展堂内逡巡三匝，好得我心碎成粉。诸般好，皆不说了，最好最好，是华贵无比的举重若轻。任何题材，不着力气，下笔就有，飘飘风致，雍容极了。一幅参观毛泽东先生故居，秀骨亭亭，水墨嫣润，线条根根精挺，一气冉冉呵成。潇洒鲜妍，一无战战兢兢的小家气息，赞极赞极。

看完展，走几步，去点石斋午饭。落座人人都饿了，请店家赶紧赶紧，先煮一钵鸡汤面来点饥。然后无非油爆虾、东坡肉、丝瓜毛豆铺了一桌，以及两斤黄酒，两枚老男人，春彦与造云，沉痛缅怀谢之光。

“我常常去看谢先生，是在1973年到1976年那段时间，谢先生是1976年故掉的，伊住在山海关路大田路那里，石库门房子的一间前厢房，进门一幅屏风，屏风后面就是眠床，屏风是石涛的墨荷。写字台是白木的，还有一只小圆台子，倒是红木的，谢太太坐在小圆台子旁边，吃酒，从中午开始吃，一直吃到夜里困觉，日日如此的。谢太太吃的是果子酒，大概8角钱一斤那种，伊吃酒，前面是没有菜的，就一杯酒，伊咪，像现在的人，吃人头马XO，从天亮咪到天黑。谢先生自己不吃酒，伊欢喜跟了年轻人出去荡荡马路，吃吃咖啡赤豆汤，吃了肯定不是白吃，谢先生又写又画又唱又跳，跟我现在差不多。谢先生这位太太，是谢先生第二位太太，奇女子，上海版的茶花女。美丽牌香烟的广告，就是这位谢太太的面容。谢先生是月份牌、广告画的大亨，上海滩一支笔。这个能，是无所不能之能，样样精，样样好，西洋画中国画，没人不服帖。谢先生一把扇子，打开看看，是工笔蔬果，稍微折一折，哦哟哦哟，乃么不得了，是春宫。”造云讲到此处，看我目瞪口呆，放下黄酒，将我手里的折扇拿过去，比给我看，“下趟有机会给伊看看。”谢先生本事大，要画画，巨幅的万吨轮之类，一根线拉出来，拉两尺，刮挺，手不软，没人敢下笔，程十发、贺友直统统叫伊老爷叔，“老爷叔依来依来”。

“谢先生第一位太太，昆山的千金小姐，养了一儿一女，儿子成年之后，遇意外，故掉了，女儿后来在苏州做老师。这位太太，有一年，不晓得

哪能，碰见一个广东小白脸，烂仔里的战斗机，跟伊私奔出去，不到半年，回来了。跪在谢先生面前认错。谢先生不响，拿起桌上一只砚台，朝面汤台上的镜子攒过去，镜子应声破碎。谢太太站起来走出门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了。

“第二位太太，是四马路上的书寓先生，谢先生是明媒正娶娶回家的。这位太太跟谢先生讲：‘依待我这么好，嫁进依家门，我就不下楼了。’这位太太真的从此不下楼。不过不是一辈子不下楼，‘文革’时，伊也下楼，里弄里应付事体。这位谢太太跟董小宛、柳如是，会作诗的。最结棍，是谢先生故世，伊就绝食了，粒米不进，两个礼拜，也故掉了。妹妹啊，才子佳人，我是真的亲眼看见过。”

造云讲，他年轻时，20多岁，天天去谢先生屋里白相，那个时候，谢先生已经很落魄了。谢先生跟造云叹息：“我现在穷了，一个月80块，车马费也不够，变老瘦三了。”谢先生从前，早上起来，面也没搽，早点心也没吃，家里楼下，两条长板凳上，已经坐满了人，等画。谢先生屋里的地板，是漆成白颜色的，蔡司照相机一架两架三架一点点不稀奇。“有一次，礼拜日的上午十点左右，我去看谢先生，进门看见谢太太坐着吃酒，没看见谢先生。原来谢先生在晒台上生煤炉，烟熏火燎，生么生不起来。赶快跟谢先生讲，‘这种事情，依哪能好做？我来我来’。谢先生跟我们讲画论，气韵生动，啥叫气韵生动？依生煤炉，堆申报纸，堆柴引，堆煤球，一层一层堆上去，要堆得松，不能压得实硬。松么，透气；透气么，气韵才动得起来。”

“1975年，丰子恺先生故世，我陪谢先生去葬礼，谢先生看了丰子恺先生遗容，哀戚戚跟我讲，这双手，唉，唉，再也没有用了，斩下来也没有用了。”

“谢先生的印章，钱瘦铁先生刻给他的，他最喜欢，画了自己满意的图，就拿出来盖盖。妹妹，依晓得谢先生的印章们，都放在什么地方吗？从前，电表上面，套着一个纸盒子，马粪纸做的纸盒子，谢先生那样的大画家、豪阔才子，一大把印章，就装在这个马粪纸盒子里，平时要寻只印章出来用，叫我们年轻人替他寻出来，年轻人手重，拿着盒子颠三倒四，谢先生肉痛煞，小赤佬，拿印章磨坏掉了。”

“‘文革’时候，福州路汉口路路口，有家裱画店交关有名，抄家物资都集中在那家里裱，裱好了挂起来，一等等好东西，进博物馆；二等的，进文物商店。我常常跟了谢先生去那家店看画，妹妹，不得了啊，吴昌硕，就挂一房间吴昌硕，挂满挂足。任伯年，一房间挂满任伯年，我一口气看过十八张任伯年。齐白石，一房间齐白石。立在那里，尽依看。我后来能够做点书画古董生意，就是因为在那家铺子里开足了眼界，拿眼睛看出来。”

“有一次，朋友摆喜酒，在南京路梅龙镇，我老师乔木先生和谢先生都去了。吃饭时候，我老师乔木先生跟谢先生讲，吃好好，我去依府上看看画好不好？谢先生答应讲好好好。吃完饭出来，我陪了两位老先生，往谢先生屋里走，走了两步，谢先生突然讲：‘乔木先生，依今朝就不去我那里了好吗？’格么我再调头，把乔木先生送上回家的公共汽车。回头来寻谢先生，问伊：‘不是讲好今朝去吗？哪能不去了？’妹妹，依晓得谢先生跟我讲啥？‘小赤佬啊，我今朝屋里厢，招待客人的茶叶都没有，我哪能请人家来呢？’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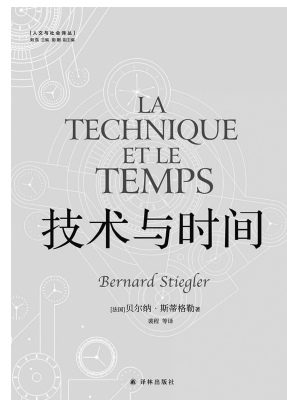
“窘迫到这种样子，但是谢先生研究画图的心思，是全心全意的。1976年，伊晚年了，住了医院里，有一日邱受成去看伊，伊看见他进来，叫起来：‘小邱小邱，我跟依讲，我悟出来了，八大，八大最高。我年轻辰光，画明四家，算得会画了。’后来我画任伯年，画了几十年，乱真没困难了。我又发觉吴昌硕比伊来赛，诗书画印，登峰造极，赞赞赞，格么再学吴昌硕。再后来么，我服帖齐白石了，浑然天成，有童趣，自开门路，结棍结棍。过了一腔，我觉得齐白石也有匠气了。乃么石涛了，才气纵横，笔墨淋漓。再看到八大，还是八大高，简，深厚，脱繁脱俗，乃么寻着真谛了。’我就在他病床旁边，听他讲这番话，老先生至死不渝地追求艺术，这种东西，我佩服。”

德拉克洛瓦曾经跟人回忆，他第一次看见席里柯的《梅杜萨之筏》时，自己的灵魂出了窍，“它给我的震撼太大了，出了画室，我撒腿狂奔，像个疯子似的，一直跑到了我住的普朗什大街，那在城郊圣热尔曼区的最顶端”。

落魄不堪的谢先生，曾经令春彦造云们，亦是如此地狂奔过。

谢先生死于1976年毛主席逝世之后的第18日。造云记得煞煞清。

技术物体的本质



【法】贝尔纳·斯蒂格勒 著
裴程等译
《技术与时间》
译林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《上海吃客》是上海女作家石磊继《上海饭局》后的又一力作。全书围绕“吃客”二字展开，于茶烟酒盏中，邂逅上海层出不穷的人杰，听挚友名人讲述波澜壮阔的故事、岁月积淀的家教，辅以原汁原味的沪语，向读者呈现出上海独一无二的气质。这些吃客们仪态雍容，衣发翩翩，带着上海老派的情致与讲究，品味故旧优雅的海派韵味。这份韵味是食，是诗，是画，是从前悠长而值得记录的年月。跟随书中色彩纷呈的油画，以及珍贵保存的家庭老照片，得以窥见近百年来上海这座城的文化记忆。

内容简介

《技术与时间》是法国当代哲学家贝尔纳·斯蒂格勒(1952—2020)所著《技术与时间》系列前三卷之合集，系作者在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指导下，积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成果而成，开创了当代技术和时间哲学的一个新方向。本书从人类固有的“缺陷存在”和“代具性”这两个品质出发，对技术与时间在人类本性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重新讨论。

你是否接受这样一个确凿的事实：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之中？

——如果它是确凿的，那就不成其为转折。因为置身于一个时代变迁的关头(假如确有变迁)的事实本身，就排斥企图定义变迁的确凿的知识，它意味着确凿性失去自身的意义，成为不确凿性。我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不能把握自己：转折首先就是这样一种含蓄的力量。

——莫里斯·布朗肖

哲学自其历史的初期，就将技术和知识这两个在荷马时代尚未被区分的范畴相互孤立。这种做法是由一定的政治背景决定的。当时哲学家们指控诡辩论派把逻辑工具化，使它和修辞学、辩证术归为一类，成为权力的手段，而非知识的场所。哲学的知识在和诡辩的技术的冲突中，贬低一切技术的知识的价值。正是在这样一种遗风的影响下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关于技术物体的本质的一般性定义：

每一个自然物体[……]都自身具有其运动或静止的法则，有些和位置相关，有些和增加或减少相关，还有的则和性质变异相关。[……然而]任何被制造之物自身都不具备其制造的法则。

技术物体自身不具备任何赋予其活力的因果性，技术就是在这样一种存在论的支配下，一直被放在目的和方法的范畴中进行分析的。换言之，技术物体没有任何自身的动力。

很久以后，拉马克把物体分成两类：一类属于研究无机物的物理化学，另一类属于研究有机物的科学。世上有两类物体，“一类是无机物，它们没有生命，没有活力，是惰性的。另一类是有机物，它们呼吸、捕食、繁殖；这就是生命物体，而且它们‘必然趋于死亡’[拉马克《动物哲学》第一卷，第106页]。有机意味着生命。生存物最终和东西区别开来”。

同这两类物体对应的是两类不同的动力：第一种是机械的，第二种是生物的。在此二者之间，技术物体只不过是一种混合物，它同在古典哲学那里一样，没有生存论意义上的地位。由于物质偶然地获得一种生命行为的记号，所以一个被制造物的系列可以在时间中印证着生命行为的进化。技术物体本质上属于机械运动的范畴，它至多不过因为印证着生命行为而成为这种行为失去了厚度的痕迹。

马克思曾尝试过建立关于技术的进化理论——技术学的可能性，并因此描绘了一个崭新的观点。其后，恩格斯又提出了关于工具和手的辩证理论，从而动摇了被动物体和有机体的划分。考古学发现了远古时代制造的物件，而且，自达尔文以后，人类起源的问题被真正正了出来。卡普展现了他的有机体投射的理论，19世纪末，埃斯比那思从中得到启示。就在历史学家们在工业革命的领域开始注视新技术所起作用的同时，人们也在民族学的领域中积累了大量关于原始工业的资料，它们表明：技术发展的问题不能被简单地归入社会学、人类学、普通历史学或心理学，它最终要被独立地提出来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吉尔·勒鲁瓦-古兰和西蒙栋明确地建立了技术体系、技术趋势和具体化过程等概念。

在机械物和生物之间，技术物体成为一种不同性质的力量交织的复合。就在工业发展打乱了知识和社会组织的秩序的同时，技术也在哲学研究的领域获得了新的地位。

作者

石磊

上海作家，太太党人。著有《太太党人》《好好爱》《向上海学习》《舌尖上的私房菜》《携一枚包子晃天下》《关于中年的千言万语》《上海饭局》《饮食笔记》，微信公众号“太太党人”。